

从学科交叉的角度重新认识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

王磊荣, 王选庆

(广西大学 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城市是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的产物。城市建设的成就是一个时代科技文明与人文思潮的集中体现。作为城市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指导思想的城市规划理论最能体现人文学科与科技学科相交融的特征。从学科交叉角度可把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人文学科占支配地位时期的古代城市规划, 科技学科独立发展时期的近代城市规划理论和人文学科与科技学科交叉中的现代城市规划学, 并对每一阶段学科交叉的特点及其对城市规划理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人文学科; 科技学科; 城市规划理论

中图分类号: TU 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9107(2003)02- 0073- 05

城市是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的产物, 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自从城市产生以来, 人们就利用其在城市建设中积累的经验, 对城市进行规划改造, 使城市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安全以及审美的需求。城市建设的成就是一个时代科技文明与人文思潮的集中体现。作为城市建设实践理论总结和指导思想的城市规划理论最能体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交融的特征。因此, 有必要从学科交叉的角度重新审视城市规划理论的历史发展。

一、人文科学占支配地位时期的古代城市规划

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看, 古代的科学技术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 自然科学一般包括在人文科学之中。古代的思想家是把科学当作人文文化来对待的。古希腊时代的天文、几何、算术、音乐是为培养人, 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而开设的课程。孔子讲

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是从人文文化教育的角度提出来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把科学知识当作人的素质, 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研究世界、人生。这时自然科学还未独立出来, 至于技术, 则掌握在工匠手里, 他们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轻视, 韩愈在《师说》里就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君子不齿”。总之, 古希腊也好, 中国的春秋战国也好, 古代的哲人都是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提出问题, 但它们都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在西方, 中世纪的自然科学附属在宗教学中, 在中国, 自然科学包括在思想家的著作里。古代的教育也主要是人文教育, 拿中国来说主要是传授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知识分子的出路也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合而为一, 而人文科学居于支配地位决定了这一时期宗教、伦理和美学在城市规划中处于核心地位。例如, 中国古代民居多以家族聚居, 并多采用木结构的院落式住宅, 对城市的布局形态影响极大。由于院落组群要分清主次尊卑, 就产生了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手法。这种布局手法由

* 收稿日期: 2002-03-21

基金项目: “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区域持续高效农业综合技术与示范”资助(2001BA 508B 24 和 KZCX F-06-01-04)。

作者简介: 王磊荣(1966-), 女, 陕西宝鸡人, 广西大学商学院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学与市场营销。

住宅组合扩大到大型公共建筑,并扩大到整个城市。在城市规划思想上,一定程度上受到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1]欧洲中世纪城市多为自发成长,很少按规划建造,但从城市建设实践中既可以看出基督教对城市建筑风格的影响,又可以看出“按照艺术原则进行城市建设”的美学追求。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作为中世纪基督教欧洲主要艺术贡献的哥特式建筑,从宗教角度看,它“既符合基督教崇拜的目的,而建筑的形体结构又与基督教的内在精神协调一致”;从美学角度看,“没有哪一种建筑能象哥特式建筑这样,一方面把巨大笨重的石堆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又完全保持住轻盈秀美的形象。”^[2]

二、自然科学独立发展时期的近代城市规划理论

这一时期大约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标志信息时代到来的计算机诞生时止。文艺复兴是西方文明史上的新时代,是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线。文艺复兴是个很长的过程。在意大利,早在9~12世纪就出现过两次复兴古典文学、法律的活动,到14~15世纪逐渐形成人文主义运动。人文主义者以古希腊人的自由、艺术为榜样,来研究语法、诗歌、道德、哲学、历史、音乐、数学、拉丁文、希腊文;强调人的本性中意志和感情的方面,反对中世纪神学家的人生观念;颂扬人文主义、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以人性反对神性、反对专制、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个人自由、个人幸福。正是由于人文思潮的冲击,使科学与宗教分离,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并确立了自由探索的科学精神,为科技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到现代遗传学和生态学的产生,……。科技学科已经形成学科的“丛林”,而每一门学科的知识,即使用一个人的毕生精力也难以穷尽。与此同时,人文科学的研究也取得长足发展。^[3]

文艺复兴运动及随后的工业革命给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种种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伴随着工业化有很大的发展,城市中的多种矛盾也日益尖锐。由于工业社会强调实用,忽视人文,出现单调的机械的建筑。而且诸如居住拥挤、环境质量恶化、交通拥挤等问题日益突出,这首先危害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也妨

碍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因此从全社会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的城市规划理论。资本主义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各种社会改良主义者及一些从事城市建设的实际工作者和学者,都提出了种种设想。这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形成了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及范围、比较系统的城市规划理论。

根据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对城市规划理论影响的差异,我们把这一时期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从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到“田园城市理论”

面对资本主义城市与乡村的脱离与对立,私有制和土地投机而造成的种种矛盾,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种种社会改良的构想。从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到傅立叶的“法郎基”和欧文的“新协合村”,都对城市规划提出了种种构想。虽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设想和理论,对当时的城市建设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但在他们的学说中,把城市当作一个社会经济范畴,而且看作为适应新的生活而变化的社会经济单位,这比前人在城市规划问题上仅仅局限于建筑学和造型艺术的观点前进了一步。在此基础上,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论。他把城市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联系城乡的关系,提出适应现代工业的城市规划问题,对人口密度、城市经济、城市绿化的重要性等问题等都提出了见解,对城市规划学科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阶段总的特征是自然科学虽然得到一定发展,但相对于城市规划这一复杂问题来说,还显得极为幼稚,人们更多地是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提出城市规划理论。

(二)从卫星城镇理论到有机疏散理论

20世纪初,大城市的恶性膨胀,使如何控制及疏散大城市人口成为更突出的问题。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由他的追随者恩维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大城市的外围建立卫星城市以疏散人口控制大城市规模的理论。并在1922提出一种理论方案。美国规划建筑师惠依顿也提出在大城市周围用绿地圈起来,限制其发展,在绿地之外建立卫星城镇,设有工业企业,和大城市保持一定联系。但卫星城市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表明,卫星城镇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大城市恶性膨胀的问题。于是,现代建筑学派代表人物法国人勒·柯布西埃于1922年在其《明日的城市》一书中提出了现代建筑学派的城市规划理论。柯布

西埃的理论承认,面对大城市发展的现实,承认现代化的技术力量。主张从规划着眼,技术着手,通过在中心区建设高层住宅,留出绿化空地,增加道路宽度和停车场,从而改善城市的有限空间来解决城市的拥挤问题。这意味着二十世纪初期的“新建筑运动”从根本的建筑美学的观点向旧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理论发起冲击。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美国,不久又在欧洲,提出一种“邻里单位”的居住区规划理论。该理论要求在较大的范围内统一规划居住区,使每一个邻里单位组成居住区的“细胞”。在此基础上,1934年,伊利尔·沙里宁在其《城市——它的发展、意义与未来》一书中提出有机疏散理论。该理论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或技术性的指导方案,而是对城市的发展带有哲理性的思考。伊利尔·沙里宁认为,一些大城市一边向周围迅速扩展,同时内部又出现他称之为“瘤”的贫民窟,而且贫民窟也不断蔓延,这说明城市是一个不断成长变化的有机体。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城市规划是动态的。他认为对待城市的各种“病”就象对人体的各种病一样,根治城市有些病靠吃药,动点小手术是不够的,要动大手术,就是要从改变城市的结构和形态做起。他用研究生物和人体的认识来研究城市,认为城市由许多“细胞”组成,就象显微镜下看到的生物机体一样,细胞间有一定的空隙,有机体通过不断地细胞繁殖而逐步生长,它的每一个细胞都向邻近的空间扩展,这种空间是预先留出来供细胞繁殖之用,这种空间使有机体的生长具有灵活性,同时又能保护有机体。此外,他还运用物理学和化学的一些理论进一步解释有机疏散理论,并从土地产权、价格、城市立法等方面论述了有机疏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有机疏散理论可以看出,学科交叉在城市规划理论中已初露端倪。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自然科学得到了充分发展,人文科学的发展相对滞后,人们更多地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城市规划理论。

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中的现代城市规划学

18世纪发生了以蒸汽机的使用为契机的第一次技术革命。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以电气化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需要刺激下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以计算机应用为中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现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纳米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彼此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广袤的地球已经缩小为一个“地球村”。面对21世纪人类面临的种种挑战,“地球村”的村民如何“可持续”地耕耘这个蓝色的星球,成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面临回答的共同问题。^[4]对此问题取得的共识是人类必须正确规划两大基本关系,其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涉及到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平衡,即“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调控;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涉及到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序,代际公平和区际公平等问题。^[5]显然,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既涉及人文学科又涉及科技学科,只有从人文学科与科技学科交叉的角度,靠多学科的通力合作才有望解决;而“3S”技术的发展,从“旧三论”到“新三论”的方法论的改进以及以研究复杂性问题为对象的复杂性科学的产生,又为人类整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必要条件。

从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看,二次大战后至今,城市规划学科有了新的发展,学科的内容有很大更新,其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特征和趋势日益明显。城市规划学已经从城市形态规划,扩展到社会、经济等宏观的规划。从建筑学和工程技术学延伸到人文科学。因为按照现代城市规划学的观点,城市是一个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体,城市环境的概念,既包括由物质要素形成的硬环境,又包括由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的软环境。为了适应和引导城市的合理发展,城市规划显然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形体规划的范畴内,必然要涉及到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社会心理与行为科学、城市伦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行政管理学、城市景观设计学等多种学科,从中吸取营养。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在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引进和应用现代技术,如数学方法、计算机技术、遥感遥测技术等等。

从城市规划的实践看,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快了都市扩张的步伐,欧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急剧提高到70%~80%,甚至更高。^[6]但是,在钢筋水泥的密密森林中,人们想看到一只飞鸟的影子几乎成为了一种奢望。在拥护的物质中,呼吸困难、心跳加速、没理由地神经质、冷漠或紧张、一种逃离的愿望时刻在噬咬着那颗不安的心灵。于是,“到郊区去”成为了另一个适宜的选择,这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住宅郊区化”发展的心理

轨迹。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为了扩大城市规模,试图将城市边线向外分散、延伸,在城市郊区大建低密度住宅。理论导向与居民心理和社会导向相结合,“住宅郊区化”蔚然成风。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郊区化进程的普遍成熟化,郊区化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也日益凸显,西方社会随之涌现出一股对郊区化发展模式的批评与反思浪潮,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所谓“郊区憎恶者(Suburban Haters)”群体^[7]。郊区化的负面效应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 汽车依赖——轮子上的郊区生活

“汽车爆增”与“郊区蔓延”彼此同步发展,且相互推波助澜。随着郊区蔓延到越来越广阔的空间,人们每日轮子上颠簸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对汽车的依赖也越来越强,汽车成了生活必需品。这种车轮上的日子久了,渐渐就变成了一种折磨。最直接的受害者是那些相对弱势群体:太年幼尚不允许开车的孩子,太年老而丧失驾驶能力的老人,家里太穷而买不起第二辆汽车的家庭主妇。他们要么依赖别人替他们开车而沦为健全的“残障人士”;要么就不得不无助地被囚禁于自家那咫尺天地,一种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机会被剥夺、独立人格自主尊严受损的感觉便油然而生。而对那些有能力开车,又有车可开的社会中坚和家庭支柱们来说,车轮上的日子日积月累,带给他们的是格外疲惫的身心、分裂化的人格、被剥夺感的心理隐患,以及很可能过于肥胖的身躯。此外,这种轮子上的生活既不经济,又不环保。据估算,美国一个普通的郊区家庭在其30年房屋贷款期间需花费约25万美元“供楼”;却至少需花费45万美元来“供车”;另一方面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竟消耗掉了世界近30%的石油。

(二) 非人性化的人文环境

人们对郊区生活的失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郊区人际关系的淡漠以及社会生活与社区文化的缺失,而冷漠的非人性化的郊区人文环境对此难辞其咎。在“以汽车为中心”的思想主导下,城镇的形态被切割,结构被肢解,人与人、人与车、人与城之间的关系被扭曲,城镇作为人类聚落、人类生态系统的功能被颠覆。由于缺乏人文环境的多样性所造就的活力和魅力,缺乏适宜的社会活动场所和人际交往氛围,郊区市镇的人们只好退缩在家里靠电视和因特网打发闲暇,或干脆驾车到别处去找乐。结果,邻居们行同陌路,相遇只能是匆匆擦车而过。公共活动、邻里生活、社区文化就此枯竭,郊区聚落的社会细胞功能就此衰竭。对这种人文环境如此难耐、如此冷漠“荒

凉”的地方,人们很难将它认同为自己的“家园”与“故乡”;很难产生留恋之情。

(三) 郊区化把严密的贫富隔离与阶级藩篱发挥到了极致

由于郊区化首先是由“有车一族(当然是较富裕的人)”选择和促成的,而且其相应的生活方式要求有相当的经济能力来支撑,因而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贫富空间分离的意味。而精明的房屋开发商们深谙人们趋富避穷、趋同避异的择邻心理,更是把严密的贫富隔离与阶级藩篱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住宅小区项目都有预先瞄准锁定的顾客群,因而也就有相对应的特定价位(即房屋品质),而且只提供这一个价位。因而,住在同一小区乃至同一社区中的居民,身份地位上财富甚至年龄都彼此相当。房子的价格和地点,已清晰地表明了你的阶层和社会地位。由此一来,人口结构和自然生态、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就不复存在。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藩篱切断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社会联系,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被分别隔离在各自狭小的社会圈子里,使孩子们失去了见识感受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机会,从而对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缺乏认识,缺乏沟通、适应、承受、应对的能力,很可能造就一种自私、冷漠、排外、充满偏见的人品。怎能指望他们今后能成为具有平等、宽容、博爱、善于接纳、富有同情、体恤他人贫寒疾苦、富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人呢?

鉴于“住宅”郊区化的种种弊端,以1980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滨海城市(Sea-side)的建成为标志,在西方国家刮起了一股新都市主义的旋风。新都市主义主张都市化进程对人类天性和自然秩序的尊重^[8],从更多强调私人住宅转化为更多强调社区。设计了社区整体开发的模式,而且考虑了就业机会与居住的结合,改变了每天城郊与市中心之间的大量通勤。^[9]总之,新都市主义试图重新诠释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田园城市”的梦想,用全新的人文思想唤回人们对都市的温馨感受。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之中。^[10]政府部门把城市化水平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重要指标;城市规划决策部门有的提出“数字城市”的概念^[11],有的提出“生态城市”、“园林城市”和“花园城市”的概念,还有的把目标瞄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人居奖”;与此同时,农村基层的“小康村”、“小康镇”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面对举国上下汹涌澎湃的城市化浪潮,回想人类社会城市化的曲折历程,我们不禁扪

心自问: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 有着五十六个民族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国度, 城市化的道路到底如何来走? 这是每一个参与城市发展的人都应该深思的问题。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逻辑已经证明: 城市发展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和物质堆砌过程, 也不是单单依靠科技进步和社会富裕就能够解决的, 它是一整套复杂的社会互动

联动过程。科技的进步、城市化的推进, 不能以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为代价, 更不能以牺牲人的个性, 牺牲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 牺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代价。现在已经到了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交融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科、城市规划实践和城市化道路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 [1] 同济大学 城市规划原理[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 [2] [德]黑格尔 美学(第三卷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3] 邹德秀 五百年科技文明与人文思潮[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4] 徐崇温 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 [5] 尹希成 全球问题与中国[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6] 任 彪 市区还是郊区: 规划与建设的两难选择[J]. 城市开发, 2002, (4): 7~ 8
- [7] 王 慧 失望的家园, 黯然的美国梦[J]. 城市规划, 2002, (4): 93~ 96
- [8] 汪 仁 新都市主义名词解释[J]. 城市开发, 2002, (4): 9
- [9] 钟 泓 “新都市主义”来到中国[J]. 城市开发, 2002, (4): 4~ 6
- [10] 陈 彤 城市化理论、实践与政策[M].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3
- [11] 《数字城市导论》编委会 数字城市导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Re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wn Planning Theory From the Angl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WANG Lei-rong, WANG Xuan-qing

(College of Commerc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China)

Abstract: Town is the outcome of commercial economy and class differentiation. Each generation's sci-tech civilization and humanistic thought have been concentratedly embodied in its achieve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Town planning theory, therefore, as theoretic generalization and practical guideline of urban construction, is typically featured by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sciplinary interweaving between sci-tech and humanistic disciplines. Based on this idea,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own planning theory is divided into three phrases: ancient town planning under the rule of humanistic disciplines, modern town planning theory under the rule of sci-tech disciplines, and current town planning featured by blending of Sci-tech disciplines and humanistic disciplin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each phase is depicted.

Key words: humanistic disciplines; sci-tech disciplines; town planning theory